

聖

三朝北盟會編十一之十五

政宣上帙

第十一卷

起宣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戊申盡十一月二十七日  
壬午

第十二卷

起宣和四年十二月二日丁亥盡十五日庚子

第十三卷

起宣和五年正月一日乙卯盡二十七日辛亥

第十四卷

起宣和五年二月一日乙酉盡二十八日壬子

第十五卷

起宣和五年三月一日甲寅盡十四日丁酉

次行有題街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一

政宣上帙十一

起宣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戊申盡十一月二十七日壬午

二十三日戊申宣撫司檄進兵劉延慶議入燕之策郭藥師獻謀搗虛取之

是日蕭幹營於十里外以控我軍由是逗留未得進宣司檄曰大軍至良鄉連日不進可出奇以取勝况我軍擬賊倍萬以彼較此利害皎然仰疾速趨燕京是日延慶命諸將共議入燕之策郭藥師獻謀曰四軍者以全師抗我則燕山可以搗虛而入可選輕騎由固安渡瀘水至安次徑赴燕城漢民

知王師至必為內應燕城可得延慶即遣郭藥師押常勝軍千人為鄉導命趙鶴壽高世宣楊可世可弼統軍六千可世等夜半渡河銜枚倍道至三家店憇軍

二十四日巳酉郭藥師等入燕山軍敗而還

是日質明郭藥師遣甄五臣領常勝軍五千人雜郊民奪迎春門以入殺守閘者數十人大軍繼至陣於憫忠寺分遣七將官把燕城七門各差將二人騎二百守之內外帖然不知兵至咸謂有神時有燕人馬賢良者獻詩云破虜將軍曉入燕滿城和氣接堯天油然駿韃三千里洗盡腥羶二百年可世傳令云漢人皆登雉堞指摘契丹奚等家誅戮萬計通衢

流血申宣撫司告捷我軍用事者不過四千蕭后登宣和門親施箭鏃以拒王師藥師遣人諭蕭后大兵入城釋甲拜降可也蕭后聞諸軍與燕人內應所在巷陌齊殺契丹劫掠財物頗狐疑未決契丹諸軍皆效死戰而我軍無紀律已而飲酒攘奪財物紛然恣淫后既知密遣人召蕭幹等回幹亦知我師入燕晝夜來援或告藥師曰城外塵起必有援兵至諸將皆謂延慶遣兵來助一望則燕王塚上立四軍旗幟矣方錯愕瞪視而四軍人馬自南暗門入內諸門皆啟鉄騎突出戰於三市人皆殊死戮力迎敵而藥師失馬可世拒追者藥師獲免我軍少却遂至雙門樓下令騎皆下馬且戰且行至

憫忠寺前可世謂藥師曰今日如何不若且至東門以待援兵而燕城漢人皆曰汝等令我指摘契丹相助殺戮將軍若出我輩如何今已斷了諸門吊橋幸無遽出以決死耳再戰又敗我軍三晝夜不寢食又自早殲契丹竟功人飢馬瘦而四軍林牙兵勢狼戾可世等戰不勝藥師復回戰又不利皆棄馬登城賊益熾將窮搏藥師先下城可世謂世宣曰吾將家豈能效兒女態惜微軀也指呼戰士拒戰身中毒矢不顧或報藥師出矣弟可弼因其間進曰趙鶴壽後軍不來都統亦不遣援兵今日之事黑白自明倘含糊就死百世之下兄不失為罪人矣願偕去是非昭著請誅於朝不其偉歟可世

然之遂縋焉而高世宣王奇李曉石洵美王端臣等皆碎賊

手可世等既出賴契丹收棄甲捕殺殘軍不復追襲遂得脫去尸之填壕者可藉而過初選精兵六千至是免者數百騎而已契丹獲馬五千甲四千先藥師與可世謀留鶴壽兵為援其實藥師忌功焉鶴壽亦憾之不至先是鶴壽見宣撫藥師疑其有所授而不以寔告故也藥師可世等夜入安次縣招集將士得潰兵四百餘人入涿州

北征紀寔曰藥師獻謀於二帥曰四軍者以全師抗延慶則燕山可以勁騎搗虛而入也於是二帥命藥師擇常勝軍千人為鄉導又命延慶選將乃以楊可世高一箭各千人一夕

渡瀘河洶直往燕山之東每旦有草車無數入門可伺其開門因車入而襲之果然既入則每門命驍勇使臣二人分兵守把藥師乃下令曰燕人令盡降契丹諸虜令盡殺然不意燕山中契丹奚兵尚衆而我師已虜掠故蕭后者在內但閉其內門是以虜漢因巷戰殺傷相當自旦至晚不解而蕭后乃呼四軍自其內後閤門而入忽大放內門生兵出擊我師為退敗藥師知其不敵因墜城先遁揚可世亦得脫高世宣號高一箭者及諸名將銳卒無一得生還

二十五日庚戌蕭幹出兵與劉延慶對壘於瀘洶河南

是日蕭幹陣於河南出示藥師隨行主管文字趙端甫并藥師可世全裝甲馬令延慶見之言已將諸將殺戮人騎皆降仍渡河挑戰延廣軍洶以為藥師全軍沒諸將殺可世降契丹延慶遣人涿州取藥師手書以安衆心

二十六日辛亥趙良嗣等同使人烏歌高慶裔等到大金軍前燕雲奉使錄曰二十一日過界金國遣甲馬及接伴使副迎勞是日宿于應州侍中庄二十二日見元帥粘罕且言今來所計議事節與自家憊上京時說底話瞭別也對以大信既定本無異同之意粘罕云候到<sup>口</sup>皇帝不錯食罷遣其副帥兀室接伴往奉聖州二十五日遂至於軍前二十六日見其國王阿骨打捧書傳達如儀

二十七日壬子郭藥師留甄五臣張思政守涿州領兵趨雄州  
宣撫司恐涿州危差張令徽領二千騎戍之

二十八日癸丑劉延慶申宣撫司乞回軍

紀寔曰劉延慶申二帥乞那回軍馬二帥以小竹紙親劄報  
之曰仰相度事勢若可以那回量可那回不管有悞軍事延  
慶得之一夕中軍先自焚輜重不告諸將而退衆軍因測遂  
大潰

編年曰劉延慶以可世行三日方進兵又兩日至瀘海河距  
燕城二十里下營是時偏師雖入燕城大軍屯瀘海河未動  
蕭幹兵才數千幹得漢軍兩人蔽其目留帳中兩人不知也

夜半偽相語言聞漢兵十萬壓吾境吾師且三倍敵之有餘  
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舉火為應殲之無遺縱一人歸  
報其人又曰昨日在賊營見戰具甚廣揀人選將乘夜來搗  
營寨延慶聞燕城復失又瑠璃河護糧將王淵亦陷于賊氣  
已喪矣旋得此說心動求自全之計盡召諸將密諭以糧餉  
不繼去漢界遠中道多事不即引還久恐生變諸將皆唯  
獨曲竒力爭不可延慶怒叱去之

二十七<sup>加</sup>日甲寅劉延慶燒營及輜重奔還王師大潰

是日晚瀘海河北四野火發延慶與光國光世以為敵至燒  
營而奔五軍雜還擾攘散走自相踐蹂奔墮崖澗者莫知其

數捐棄一切軍須之計相繼百餘里將曉賊覺徑尾吾後轉戰至白海河與常勝軍高望接戰又大敗自熙豐以來所畜軍寔盡矣燕人作歌及賦以誚延慶傳笑虜中

蕭幹陷清城失守將路宗迪

十一月一日丙辰朔阿骨打見趙良嗣許燕京劉景檀順承易六州二十四縣每歲要依契丹銀絹遣李靖持書來

燕雲奉使錄曰是日阿骨打令趙良嗣與蒲結奴議事蒲結奴云年去本國專遣使臣理會恁大國情公事也着人馬專專地等候回使相約打滅契丹却留我使人一住半年滯了軍期更不遣回使只將空書令軍人送過海來已是斷絕之

意此段休說更說一段且如夾攻本國兵馬從今年正月已到中京因甚不便來夾攻本國自去年十一月出兵今年正月到中京三月到西京已是半年受了千辛萬苦貴朝才於五月出兵慢地占穩占姦更說甚夾攻此一段亦休說皇帝有指揮去年不遣使乃是失信今年雖出兵亦不如約便畫斷休說而今特將已收下西京一路州縣與南朝請先交割外為契丹昏主猶領殘兵不先了燕京不惟為金國之患亦恐去南朝作過皇帝已定親去收燕京候收燕京了知却來商量或與不與在臨時前遣元帥就近代州議事便是此意已與王環處仔細道來更不可改良嗣度其意欲以西京



交割為名更改許燕之議乃云本朝與貴國通好五六年自  
貴國兵馬未到上京時已有要約今來却恁地翻變說話是  
甚義理據良嗣等所奉御筆處分先夾攻燕京了日然後夾  
攻西京須是先得燕京然後交割西京固自有次第蒲結云  
今先與西京其意已厚汝家旦夕守燕不能取候我得之取  
次如臨時何有不可良嗣云大國所行必天為言前年皇帝與  
良嗣握手曰我已許南朝燕京使我得之亦然指天為誓料  
皇帝守信肯違天耶蒲結復傳阿骨打之意曰初以南朝失  
信斷絕無疑緣南朝皇帝委曲御筆親書今更不論元約特  
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漢地漢民其係官錢物等及奚契丹

渤海西京平灤州並不在許與之數南朝自得燕京亦借路  
平灤以踈如南朝未得我兵取之悉如前約更不論夾攻六  
州謂薊景檀順涿易也良嗣答以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  
止言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昨日言西京今又不及何也平灤  
本燕地限榆關則平灤州已在燕京之內矣兼御筆事目如  
貴朝兵馬因追襲乘勝更不煩兵馬過關今言本朝定燕京  
借路平灤本朝果得燕必分兵戍守大國人馬經由豈敢專  
輒蒲結兀室勃然怒曰汝家未下燕已拒我如此是不欲通  
和耳況汝兵近為燕人擊散若旬日未下豈不仰我力耶又  
云皇帝更不說元約只特許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每歲要依

契丹銀絹之數却微笑云有一事說與使人莫道是與了南朝燕京管下六州二十四縣如我取了燕京都不與南朝怎生不依契丹一般與我銀絹良嗣等對以此只是自強底話如不夾攻契丹以應于漢舊地踈本朝何名可得銀絹等即君等未可一向自強一槩易漢人且如契丹昏主七八年前際有輕易貴國之意如今契丹之強却在何處諸即君不要誤皇帝當以信義為勝不可以力為強即君等只見契丹之弱乃自以為強本朝大國不可容易不要錯了復來出文字三封一封係知易州何灌牒大金統領內備坐宣撫司劄子令報知大金國稱已收下涿州易不得侵越生事一牒靈丘

飛狐兩縣招誘歸款一封係趙許上太傅相公內言女真恣為殺戮枉害良民諭令歸漢不可受辱于女真也令良嗣讀訖却云理會得否且如飛狐靈丘乃山後地分未商量定便來招誘是何義理假如要一兩箇小縣何不將文字來評會良嗣等答以此必何觀察為何灌不知界至地里便發文字料必如此却云此事且休論趙許元是董龐兒我與你有甚冤仇道本國殺害良民如賊一般相待蒲結奴曰此大國之意也如使副不許借路過關趙許不便漢人歸女真其意一同若不是祇重貴朝皇帝御筆親寫來更無好說話也恰來皇帝有朝旨如使人隔關恐已下燕不令過關又趙許文字詆

毀雖已篤國書待改來却為失信已定更不改也且與只知阻我過關不道汝國人馬又敗便揖良嗣朝辭令其國相蒲結傳言云到南朝日再三附奏乞善保聖體好理家國所有燕京等事已專遣人賫國書計議且望教速來回早了大事至庭下有前立兩人指示良嗣曰此燕京國妃遣來請降如不許稱藩止乞燕京隻力拒南朝及言契丹軍雖寡弱若止當南軍有餘只恐大金來即不支也對良嗣等面諭二人云我已許南朝燕京汝到日說與汝國妃夔離不勿與南朝交鬥戮及齊民二人唯良嗣等拜訖留馬御遣良嗣及使人同來

茹齋自叙曰十月抵代州過界時粘罕兀室皆在應州南傍山作營某與良嗣既送烏歇慶裔至彼見粘罕畧論大槩次日粘罕以鉄騎二百令兀室權充接伴良嗣與其各携一從人餘悉留粘罕軍過夜行五程抵奉聖州見阿骨打路經蔚州縣邑悉無人烟人皆逃避既而阿骨打是國書御筆次日令皇叔蒲結奴相温并二太子幹離不者就一羶帳中約說話皆令人通譯云前次遣曷魯大廸烏議割還燕地貴朝不遣聘使乃是斷絕今來雖舉海上之約但皇帝知趙皇誠心不忍絕好燕京俟平定了日與或不與臨時商量今西京謂府却已平定奉還貴朝可差軍馬交割當時緣郭藥師已降

劉延慶已逼燕故有割雲中之意良嗣錯愕失詞荅云元議割還燕地若燕京不得即西京亦不要幹離不云燕京為未了且言臨時商量西京是已了割與貴朝却言不要不成劉強與得次日復召議事相溫云皇帝有旨昨日所論西京事更休理會海上之約亦是貴朝自斷絕且看趙皇帝面特許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如貴朝軍馬先入燕則本朝軍馬借路歸國仍要在燕係官錢物若貴朝不能入燕待本朝打了與去是時虜人聞楊可世高一箭郭藥師已入燕故有此語以為他時昏<sup>競</sup>之端良嗣云錢物則不較但借路事恐難從相溫云待遣人同去南朝商量遂起良嗣歸有喜色作詩云

朔風吹雪下鷄山燭暗穹廬夜色寒聞道燕然好消息曉來驛騎報平安某願良嗣小器不知安危繼詩和云未見燕銘勒故山耳聞殊議骨毛寒願君共事烹身語易取皇家萬世安次日欲朝辭相溫云已差李靖充大使王永昌充副使撒盧拇充計議却於二國信使中留一員隨軍恐貴朝軍馬入燕地把定閑隘本朝借路時要得分辨良嗣汗流不能對某附耳云龍圖燕人不為女真所畏若不能免某請為留宜安方寸良嗣徐對曰自來無例摘留使人相溫云此皇帝意近晚阿骨打台辭云二人使誰留良嗣復荅以無例阿骨打云行軍非引例處某應曰若必欲留願令大使歸報某請留遂

三朝正史卷之十  
十  
辭次日良嗣與李靖等行持書詣闕

金人國書

持

書云適憑使傳指示音題然已露於深悰斯未洽于舊約載  
惟大信理有所陳爰念前言義當可許昨差趙良嗣計燕京  
依與契丹銀絹數目歲交尋許燕京并所管州縣及所轄漢  
民如或不為夾攻不能依得已許後來馬政至更議收復西  
京回書只請就便計度如難果意冀為報示又得書示俟聞  
舉兵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不言自行計度或難果意只云  
並如初議及絕使轄轄以謂非是通好之意遂止夾攻許與  
之辭以故昨來遣兵及平定契丹畢未嘗報論夾攻自來燕

京國王上表稱臣永修貢進薨逝後屬以其妻國妃虔誠表請  
縱不許為藩輔亦無他望良嗣等始方來到且馬政元賫事  
錄所約應期夾攻最為大事須是大金兵馬到西京大宋兵  
馬便自燕京并朔應等州入去也如此則方是夾攻若將來  
不到西京便是失約也貴朝若依前書寔欲夾攻圖謀理須  
當期本朝兵馬到西京已來合於所約道路進兵相應若謂  
不知又云燕南已屯重兵兼貴朝士馬發於代州北並西遠  
至西京地里勞逸灼然可知直至克定未曾依應今承芳翰  
再締新懽極邊屯相應之軍立議復幽雲之地皆非元約者  
也其於信義未合許焉蓋念前書至如契丹將來虔請誠和

聽命無違必不允應方示大信故許燕京并六州屬縣及所  
 管漢民凡外其餘應關係官錢穀金帛諸物之類并女真渤海  
 契丹奚及別處移散到彼漢民雜色人戶兼平涼營等州縣  
 縱貴朝克復亦不在許與之限當須本朝占據如或廣務於  
 侵求請慮難終於信義所有信誓分立界至并舊來輸納契  
 丹歲幣數目多少交割等事候到燕京續議畫定式當嚴律  
 善保殊休今差勃堇撒胡紹李靖勃堇王度刺克國信使副  
 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二十一日丙子金人國信使副李靖王度刺撒盧母來議每歲  
 銀絹

李靖二字側注

二十五日庚辰李靖等入見於崇政殿

燕雲奉使錄曰是日引李靖等上殿上令黃珣傳旨兩朝計  
 議五六年大事已定些小事各相說了却甚好西京及平涼  
 三州地土不多一就議定四軍蕭幹兩朝無禮如捉得執縛  
 送來以見通權之意趙良嗣回許定燕京更不論夾攻不夾  
 攻如自取得亦與本朝甚厚荷意可依例赴王黼處計議尋  
 詣王黼賜第議事出御前文字讀示所有幽薊平涼自合依  
 約撒母與靖相頷曰却是和西京平涼都要靖等來時只聽  
 得特許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地與南朝今來却和西京平涼  
 都要怎生了得黼曰自趙龍圖涉海北從貴國未到上京已

如此商議本只為五代以後所陷漢地更無二三撒母曰若是和燕京西京平涼州都要後方許契丹舊日銀絹之數如此則空費往來和合不得黼曰某天性白快士大夫所共知今來商議國事須要說盡已得聖旨便將西京畫斷別做一項此亦順貴國之意只以燕京平涼三州畫許契丹舊日銀絹之數此乃是本朝一一相就之意如燕京係官錢物漢戶人口西京畫斷一一相就貴國只有平涼一事自可相從度刺曰此亦傾覆盡知且如本國以九年來方畫得契丹舊地好處惟是一個燕京已許與貴朝平涼等州本國要做閉口李靖曰兩國往來惟務誠定據靖所見先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

為定歲交契丹銀絹舊數其平涼等州別作一頭項再覓去或肯時亦不可知若一槩言之徒苦往來黼曰此已是委曲相就若更分平涼豈有是理各上馬歸

二十七日壬子遼人四軍蕭幹覆攻涿州安次固安兩縣陷之守將胡德章被俘

金人進兵趨燕

馬御名既留粘罕自廣州趨奉聖州與阿骨打定議粘罕下軍

馬於南暗口阿骨打趨居庸關捷懶趨古北口分路三進軍忽燕京國妃遣人詣阿骨打請和云十月十九日南兵楊可世郭藥師襲入燕城國妃據內城南師驕勝不戢士卒掠取

財物國妃密遣人至瀘海河呼四軍大王自內南暗門入與郭藥師抗戰南師氣奪悉皆奔竄諸將僅以身免為四軍奪馬數千匹次日耀兵於瀘海河劉延慶望之喪膽乃焚營夜遁為契丹追殺至雄州阿骨打執各不允應之約不從乃進兵趨燕

初童貫行上遣內侍李

諱廟

徽服於貫軍中探其去就燕京既

失州縣復陷密奏之上以手割責貫曰今不復信汝矣貫既

被責大懼遂遣王

環

取易州飛狐路赴大金軍前約以夾攻

環

王

環

至大金軍前見其國主奏言大宋宣撫童樞密令臣見

陛下問嘗有國使交通兩朝已議夾攻今宋童宣撫大兵已

近去燕京未敢擅入遣環等來請起兵夾攻月日貴得相應不失元約金國遣兀室館之定議尅十二月一日起兵初五日度居庸關六日到燕京城下先令環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二

政宣上帙十二

起宣和四年十二月二日丁亥盡十五日庚子

十二月二日丁亥李靖等入辭于崇政殿

上遣黃珣傳旨諭靖卿等到軍前奏知大金皇帝自金國兵馬來到上京時已遣使計議成就交好正在今日今來所議凡五事一切委曲俯從金國所有平滌三州地土不多一就相許了却甚好差使副與靖等同賚國書前去

三日戊子差趙良嗣周武仲使于金國許依契丹舊例銀絹再求營平滌三州并西京

朝廷國書

書云夙勤原使嗣貺緘書共聞綏撫之詳備認敷陳之悉方  
遠御名於契好宜曲盡於忱誠本朝與隣國通好自来係計  
使人往來之數以為禮節昨曷魯等來係報馬政之聘以故  
更不遣使然國書內具述夙御名犬信備載前書所有漢地  
等事並如初議俟聞舉軍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議約事理  
分明別無斷絕今歲自聞舉軍到西京即遣童貫等領兵自  
燕路相應四月以後累伐契丹事可詢訪亦累遣人移文貴  
朝軍前報應計議夾攻之舉即無失約昨燕京國蕭氏遣蕭  
容等進表納款仍乞援助止退大金兵馬及營平景藺等舉

地來歸繼亦嘗遣偏裨入燕城殺戮不順契丹請和聽命各  
無乞從并未見貴朝進兵夾攻即却其使并未嘗聽許及  
未曾分遣大兵據守元議自燕并應朔等州進兵後來以西  
京之議未明故止應朔之師雖奉聖應朔蔚武等州遣人請  
降亦似此未曾撫定御名守信義以務交權本末可見趙良  
嗣回欲知入關至燕本朝議云與貴朝講好修睦若本朝先  
自平燕亦當迎待如禮良嗣固執安有所陳所有應關係官  
錢穀金帛諸物之類金今書欲行拘收寔非元約然貴朝兵馬  
既欲入關搗師之用義合相從其別處移散到漢民雜色人  
戶如欲收管亦非元約所載今並如來諭以示誠意兩朝守

國所恃大信自初遣良嗣以至於今所議正為五代以後所  
陷漢地內燕京六州及屬縣已載來書并承諭如本朝已取  
了燕京自依今來已許如未取了貴國取得亦與本朝更不  
與夾攻外所有營平灤并西京管下州縣並係五代所陷地  
土合依元約本朝收復爰念自貴朝未取上京之時越大海  
以通交好使聘往來累年於此所當曲務允應以善初終除  
營平灤三州本朝收復外其西京地土候收復燕京別行計  
議契勘馬政所賣事目已曾具言緣收復燕京一帶并西京  
地土所以盡契丹歲交銀絹今若西京別作一段計議理合  
減定深念久已相許義不可渝將歲交銀絹數目多少交割

等並依契丹舊例施行信誓分立界至等事續議畫定庶應  
來悰用臻歡約屬當歲凜益保天祺今差龍圖閣直學士大  
中大夫趙良嗣朝散郎充顯謨閣待制周武仲充國信使副  
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郭藥師敗蕭幹於永清復固安安次兩縣

契丹四軍蕭幹自延慶敗覆攻安次固安兩縣陷之復圍永  
清縣郭藥師至永清與賊相遇藥師謂諸將曰彼見我軍必  
披靡視漢兵為輕定來衝突令部曲執漢旗幟分漢兵以弓  
弩翼之賊果望旗笑曰南朝兵也果擊之兵刃既接方悟常  
勝軍賊戰不利依山自保漢兵彎韃弩聽鼓聲悉發大敗斬

數千級幾執渠魁賊窮走燕城堅壁不敢出

五日庚寅金人到居庸關蕭后與蕭幹大石林牙夜出燕城

亡遼錄曰蕭后終聞居庸失險夜率契丹并老幼居帳出城  
聲言剗野寨近敵其寔避竄宰相左企弓以下拜辭於門外蕭  
后諭曰國難至此我親統大軍盡死一戰為社稷計勝則再  
與卿等見萬一失利則我誓死于陣前卿等多方保全合境  
漢民無使濫被殘害遂泣下行至松亭關議所往耶律大石  
林牙者契丹也欲歸天祚四軍大王蕭幹欲就奚王府立國  
於是契丹奚軍列陣相拒而分矣奚渤海諸軍從蕭幹苗奚  
王府大石林牙挾蕭后歸陰山見天祚取蕭后殺之

六日辛亥金人兵至燕左企弓曾勇義劉彥宗等開門迎降阿  
骨打等入燕遣馬御歸報捷

莽齋自叙曰二月旦經媯儒二州初五日抵居庸關契丹棄  
關走僕隨行阿骨打謂曰契丹國土十分我已取其九祇有  
燕京一分地土我著人馬三面逼著令汝家就取却怎生受  
奈何不下初聞南軍已到瀘海河已入燕我心下亦喜南家  
故地教他收了我與他分定界分軍馬歸國早見太平近却  
聞都統劉延慶一夜走了是甚模樣僕荅曰使人留此不得  
而知兵家進退常事恐亦非敗縱使劉延慶果敗亦別有大  
軍在後阿骨打云似係統領底人敗了軍國大事汝家甚有

賞罰御名曰將折兵死兵折將死延慶果是退敗更做官大亦行軍法阿骨打云若不行軍法後怎生使兵也待一兩日到居庸關你着我家兵將戰鬥有敢走麼初六日入居庸關擺立軍馬阿骨打與骨倫即君並馬南向立諸軍馬三面整旗擺立粘罕已下諸即君皆披甲作兩行相對侍立名僕當前阿骨打云我已遣使副同你家大使南去想已到汴京我已許了趙皇帝燕京如今打了須與去城內蕃官人戶即是我要漢兒人戶都屬南朝我今差人入城招誘契丹令投降你敢相隨前去招諭漢兒麼僕答使人留此本了軍國大事有何不敢阿骨打云敢去時曉好來早同我家使臣前去入

夜名僕阿骨打云我親押重軍來待與夔離不即四軍大王也見一陣

適來已報同國妃直東走了來日可以入燕城是夜四更阿

骨打名僕去頗怒色曰國妃與四軍走去蓋緣我軍馬入關

今聞得你家軍馬却來揔奪如此則更無好說話也僕聞四軍大王

永清縣為郭僕曰貴朝使人已與趙良嗣趨闕下朝廷必不葉師所敗

許來揔奪萬一南朝先入亦足可商量阿骨打意少解次日

抵燕京北朝兩府漢兒官左企弓子仲文曾勇義劉彥宗契

丹官蕭乙信等開門迎降阿骨打名僕云今我軍先到燕京

你隨行盡見可回報捷已教寫宣撫司牒今差五百騎相送

賜僕并隨行人鞍馬一副仍令携涿州將官胡德章歸蓋德

章先與契丹戰為其所擒囚於燕京獄中至是令歸臨行粘罕遣烏歇來云傳語童太師昨來海上曾許水牛如今相望甚近欲覓十頭令送來僕南發達雄州宣撫司

亡遼錄曰蕭后行五十里金人遊騎已到城下左企弓等與百官共議方拒未定已報統軍副使蕭乙信開啟夏門放入婁宿孛堇軍登城續遣先被虜人知宣徽北樞密院事韓秉傳令若即拜降我不殺一人催促宰相文武百僚僧道父老出丹鳳門毬場內投拜阿骨打戎服已坐萬勝殿皆拜服罪於是使譯者宣曰我見城頭砲繩蓆角都不曾解動是無拒我意也並放罪總撫定燕山府即遣五百鐵騎護送馬御至

涿州牒報宣撫司請發兵前來交割

北征紀寔曰金人久駐鴛鴦泊往來白水以圖天祚既深入夾山勢不能出金人亦不克入因攻取雲中諸州且休息往來山後視中國紛拏延慶既潰阿骨打始以全軍師自居庸關入四軍大王者奉蕭后由松亭關遁燕人乃備儀物以迎之其始至於燕之大內也阿骨打與其臣數人皆握拳坐于殿之戶限上受燕人之降且尚詢黃蓋有若干柄意欲與羣臣皆張之中國傳以為笑金人其後自大皆燕人用事者及中國若良嗣輩教之耳

十一日丙申貶劉延慶為率府率安置筠州

北征紀寔曰劉延慶者昔為陝西名將童貫忌其才素不善也累得節度使上深眷遇向習射延慶獨預後方知欲倚仗延慶以北征代二帥為先鋒爾二帥既不納蕭后降乃令延慶將兵出界正兵十五萬夫役不在數也時藥師既以涿州降涿州之良鄉縣亦皆屬我於是延慶出界自涿至良鄉惟日行三十里住即立寨開濠塹迨至曉復行焉人皆笑之未至良鄉已為虜騎所撓自良鄉又行兩驛抵瀘河駐軍四軍大王者亦於瀘瀉河夾對壘日遣騎渡河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左右受敵或三五十騎至千百騎渡河邀我餉道我師病之不能進矣嘗縱兵犯中軍幾至延慶帳下僅能禦退多

所殺傷延慶懾焉翌日四軍使虜騎皆乘我馬朱甲耀日於瀘瀉之上以示延慶心動且以餉道不繼乃申二帥乞那回軍馬得報遂焚輜重而退衆軍大潰四軍者尚不知所以是夕隔河但見火光火起虜遂亦走久之乃知我師自潰方遣兵來追先是延慶初行瀘瀉也每下寨但開前一門故皆有向北門而已及其夜走天迨曉至舊寨與諸少將復由寨門門將出適逢虜追騎垂至因復入門當時立寨既固又無他門可出遂大窘諸將自毀垣畧得通馬踰垣而走不勝狼狽延慶幾不得脫瀘瀉大寨金銀不可勝計又雖道路每寨猶有絹一二十萬當時未能般赴瀘瀉大寨者是時竭國力為

之一旦皆為虜人所得及延慶至雄州二帥擬責之延慶因  
抱笏厲聲以抗二帥不能詰而止也初諸路正兵十五萬除  
二帥與諸將守雄者親兵外其餘往々因潰散乃自結隊各  
歸本路不能過也始出師人但支五百錢將士頗不樂及潰  
走且虞有變乃各支絹二疋銀三兩以收之兵雖粗集然技  
窮縮手矣先是上命小璫主郵事不隸宣撫司戒之曰得燕  
山爾自遣馳報而貫自作牌大書克平燕山路以伺皆謂唾  
手可得及藥師可世入燕山城是夕報至貫匿之中夜始約  
伯氏同作奏以牌等即馳上捷線二日半至闕下然遲小璫  
猶半時許中外但見捷不知其詳謂已盡得之矣方降指揮

擇日御正衙受賀於是好進者往々作賊頌獻久之但見寂  
然始知藥師但跳入燕城已退遁俄延慶師潰後二帥之奏  
凱還白上曰劉延慶不戰而潰且雲中今未下不有大戒厲  
則何以使諸將臣等嚮所以不詰者留以遺陛下也於是上  
赫怒欲斬延慶議已定乃下延慶獄既鞫無狀而延慶出二  
帥與那回劄子上乃悟延慶徒責散官筠州安置由是益不  
直二帥然延慶應誅但二帥反枉用其心爾

十五日庚子趙良嗣周武仲至大金軍前金人不許營平涼三  
州并要燕地稅賦復遣李靖持書來

趙良嗣等至阿骨打卓帳處使兀室傳言且云自前年相約



夾攻契丹及至寡人領兵到燕京城下並不見一人一騎更寡人自来不許與底平灤等處州城今來都要怎生去得若堅要平州不是好意和燕京都怕別了便揖良嗣等退歸所館良嗣等至其國弟故論國相所居以貫等所與酒果遺之以通其意良嗣欲與粘罕議事答以商量未定粘罕臨上馬與良嗣諭以大事已定所有營平灤三州一道商議了甚好却云則為箇這事近上大人門都不肯若更緊着恐和燕京都別了便催朝辭兀室云堅要平州莫是待閉定關口不與通好此是皇帝已不許衆人皆不肯堅不許今稅因約與元帥粘罕等議事粘罕云這事本不別只是為我家自着兵馬取得所以須要稅賦肯時便肯不肯即休即不肯時請勾退過界人馬良嗣等答以稅賦自古隨地豈有得地而不得稅者粘罕云不須理會只是要稅兀室在旁云此事不別許多田地州地人民都與了南朝些小稅賦計較甚良嗣對曰且如稅賦之內有諸般色數若紬豆率雜之屬地里相遠如何般運得莫須計美折納兀室云但依隨得後這事易為商量復遣靖等賫書赴闕

金人國書

書云十二月日大金皇帝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肅馳使驛繼附音徽然承隣睦之修未盡理端之素故形嬰幅開導深

悞昨於天輔四年趙良嗣計議燕京若是允肯自來所與契丹銀絹依數歲交及夾攻回書已許燕京地分并所管戶民若不夾攻不能依得已許為定平營灤等州未曾允應今承來書其別處移散到漢民雜色人戶如欲收復亦非元約據上項人戶前次往復未曾透漏辭意詳明昨來斯刺等去時已曾具言兼契勘馬政來賚到事目所約應期夾攻最為大事須是大金兵馬到西京大宋兵馬自應朔州入去不如此則便為失約也且當朝兵馬攻下西京以至武朔曾牒代州亦未相應夾攻又良嗣賚到國書所謂夾攻者本朝自涿易等處進兵至燕京金國自古北口等處進兵至燕京當朝兵

馬攻下居庸關直抵燕城即日疑降外賁朝兵馬不能入燕已被戰退以故李靖等去時具言已許燕京所管州縣地分元管戶民如或廣務於侵求請慮難終于信義今書又賚辭外平營灤等三州已係廣務於侵求酌此事件違約分明義當不許爰念大信不可輕失且圖交好特許燕京六州隨縣所有銀絹一依契丹舊例交取兼燕京自以本朝兵力攻下所據見與州縣合納隨色稅賦每年並是當朝收納如可依隨請差人使不逼向前正旦受禮賀功及賚送今歲交合銀絹外據平灤營三州亦不在許與之限外有次年已後銀絹交割處所立界至及其餘事等續議畫定如難依隨請於已後

無復計議燕京令屬祁寒與膺多福今差勃堇李靖王度次  
等充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天輔六年十二月 日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三  
政宣上帙十三

起宣和五年正月一日  
乙卯盡二十七日辛亥

宣和五年正月一日乙卯朔金人李靖王度刺等來議燕地稅

賦

初四日戊午李靖等入見於崇政殿

珣

李靖上殿捧書傳達如儀上遣黃珣傳旨云兩朝共議力討  
伐契丹今已得燕定為慶事自泛海計議累年大事已定自  
合結絕今來一事未了生一事暴師日久各不穩便早見了  
當共享太平豈不美事所有稅賦等事詣宰臣王黼賜第計

議靖等詣黼賜第黼諭靖等云兩朝計議累年大事已定今却忽於元約之外頓生歲賦稅一事何故如此靖等對以只為本國自用兵馬取得燕京獻與宋朝所以要稅黼諭今來元約之外頓然後更要稅賦本朝官員上下以至朝廷議論都不肯黼亦以此為難惟是上意要成交好特地允從黼性明白自來不隱事人所共知自家心裏事亦須說與使人且如初議取燕地本要復漢地救漢民今來貴國却於元約之外生此稅賦一事且如自來與契丹五十萬銀絹已是瞭多今若更稅賦須是又添物事交如何出得委是難以依隨若便斷絕即是許多年歲往來計議交好不成兩國如此各不穩便

今來選置官吏屯駐兵馬與貴國出地稅有何所利寔是正欲成就交好且如地稅自燕中計腳乘到貴國如何般運得莫須別以銀絹代稅賦靖云如此則甚好却是省力不知待着多少銀絹代稅賦黼對以燕地稅賦自來素有定數已得聖旨令趙龍圖等前去議定

茆齋自叙曰朝廷差趙良嗣周仲武充國信使副仍送伴李靖等入燕僕問良嗣所以奉使事良嗣不荅遂行經十餘日良嗣武仲武同李靖王永福撒盧梅回自燕中赴闕不言所議童貫呼僕謂曰良嗣昨有申到語錄與你所說不同兼你係摘留使人自合赴闕本司已作奏狀可取東路馳去僕遂行

至闕下奉聖旨令中使押馬御趙王黼宅議事黼云在奉聖州摘苗所論事理力爭死爭此一節朝廷甚多公僕曰不意延慶遁走女真先入闕不得而爭也黼起立云據今事宜有何所見僕投黼一劄子云燕地乃中國北戶自祖宗以來有志恢復比者海上交結女真已許割還但緣劉延慶遁走失入燕之機會今女真先入據之輕我兵弱已肆侮慢當此形勢於復地未為急而防後患乃急務也愚謂請于復地之間條畫徐制女真三策以杜後日之患若女真果以山前山後故地故民盡還本朝將用我故民守我故地關山險阻易為捍禦雖倍益歲賜則所入足償所出得以復境土而絕後患

是為上策倘女真必欲割苗平涼營三州不全歸燕地則宜各所得彼得燕山使守燕山我得涿易即守涿易比類高麗夏國少立歲賜彼必欣然聽命若慮日後侵凌則於廣信以北橫斜多築城壘嚴屯軍馬仍開掘涿易兩河為澹灤連接沮洳直抵雄霸彼來則禦之退則備之是為中策是若聽金人奉聖州之約止割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全與契丹舊幣姑苟目前之利徐為善後之計是為下策捨此三者若汲汲於求地而不計勞費增歲幣益禮數興板築姑防一隅用新附之衆徼倖戰勝徒深交往事或隳成一旦使女真得志殆將取侮於四夷是為無策今女真雖乘勝氣銳但兵少而力分

加之天祚未滅張覺抗衡國內空虛新民未附我若嚴備邊防屯集大軍示以威信遣一介辯士議之彼方內顧不暇未必成上策唯朝廷議而行之不可緩也黼讀至姑苟目前之利徐為善後之計是為下策黼嘆曰可謂苟利目前之利可謂苟目前之利也公之下策乃朝廷上策於公下策中更待添些物色僕曰更添物色便是無策黼云允如公說若彼席捲南來奈何僕曰彼方內顧未暇南來內憂既絕然後逞志某今所論蓋欲弭異時之患乞公相深思之黼云虎狼之暴豈復內顧兼朝廷大議已定今又差公作計議使但着割着柔交割取燕山便是功也餘不須論

初五日己未李靖等入辭於崇政殿

靖跪殿下上令黃珣傳旨諭靖等到軍前曰傳語大金皇帝謝遠遣使人到闕兩朝信好累年已着切着不可聽契丹言語此輩亡國之臣沒安身處只欲鬥亂兩國但與鑿破必不敢復言且如稅賦本寔難從只緣成就交好特議依應然亦須酌中商量方可了得所有平涼營三州地里不多只是要抵敵四軍且是一道了絕甚好本朝與貴國交好累年且如朋友覓一般物也須與卿等到日但仔細奏知靖等云領聖旨靖等又奏稟去年歲幣上又令珣傳旨今年來要去年歲幣極無名待將金帛為賀功犒賞軍之禮靖又再三奏上不許又

再奏告上遣珣再諭靖等與去年歲幣靖等懽欣不覺踴躍靖為期日已迫乞免供奉庫錫宴及朝辭并門外御筵等上許之

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趙良嗣朝散郎充顯謨閣待制周武仲充國信使馬御名充計議使賫書再往軍前許以銀絹代燕地稅賦令定議數目

朝廷國書

書曰正月日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闕下比聞親提師卒遠涉關封靡煩振旅之勤共底夾攻之績夙惟信義方劇忻愉亟承使節之還舊沐書辭之悉念欲諧于歡好當曲示

於忱誠本朝與貴朝數年計議漢地漢民及夾攻等事具載累書茲不費詞昨趙良嗣等還自代北知欲入關討伐即自承易等處分遣軍馬夾攻三面掩殺契丹數陣大獲勝捷追逐遠過燕京東北寔與貴朝次取居庸之兵相應靡有差失暨國妃與四軍以下奔竄城中無不順之人似聞貴朝兵馬相近於義不當爭入燕城即令遠駐兵馬本堅守信約應夾攻者事皆有通迹可考不待理辨今承來書燕地州縣稅賦欲行拘收不特事非元約及非近所計議自古及今稅賦隨地況遠隔關塞民戶如何般運於理本難允應重念萬里交權踰海遣使積年於此信聘往還情意已篤意當勉從所諭以成

交好今特許每歲別交銀絹以代燕地稅賦令良嗣等前去定議并契丹舊交銀絹並令自今來計議畢日為始所有彼此遣使持禮賀正旦等事候計議定遣發月日受理去處其銀絹交割處所分立界至等事續議畫定候屬春和茂膺天福今差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趙良嗣朝散郎充顯謨閣待制周武仲充國信使副及差馬御名充計議使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兼謝不宣

二十五日巳卯趙良嗣等至金人軍前議銀絹代稅定數金人并書課程除歲幣外要添增一百萬貫並以物貨充折令回宣撫司中間候報

燕雲奉使錄曰是日良嗣至軍前於城西南一廢寺中安泊見虜酋令譯者傳言收下燕京遣使賀功甚好不知大宋皇帝寔惟喜否對以兩朝共力討伐契丹今巳得燕寔為慶事本朝皇帝聖心喜歡悅所以遣良嗣武仲充賀功使副阿骨打及其下諸酋長大喜繼令譯者問別有無奏陳語言開陳稅賦一事即非元約又非近所計議本難相從朝廷大臣議論皆以為不可惟主上聖斷欲成就交好特許別交銀絹以代稅賦專遣某等來定議然稅賦所出須要贍養軍民須以分數酌中參定方可了絕兀室云此不難據燕地所出稅賦并課程計數兌換自然不錯某等對以國書內止言稅賦今日



却并課程言之豈有此理却云所謂稅者商稅鹽稅諸般皆是也對以稅賦課程自是兩事其理甚明兼前番臨時曾言夏稅秋賦如率雜油豆之類如何般運設若本朝委曲從之莫須折當元帥與即君皆言甚好此本為稅賦元不曾說及課程却生此一節况自来與契丹五十萬銀絹皇帝聖意甚厚欲成交好盡數<sub>許</sub>已是瞭多今来又將銀絹折當稅一定之後不論凶荒水旱每年依例送來如何酌中方可成合元室出文字二件一件言稅賦二百年舊額每歲出緡錢四十萬後來新額四百餘萬一件通程課約六百萬貫却待以多少銀絹代之良嗣答以燕地褊狹豈有元約額只四十萬貫

後來便頓增許多承平時斗粟不過百錢今兵火荒歉彫殘之餘斗粟千錢自應十倍豈可以此為定兀室云貴朝國書內既言別交銀絹以代稅賦必有定數請分明說破良嗣出御筆十萬之數言之兀室云十分未有一分燕地稅賦共收六百萬貫且如舊與契丹銀絹五十萬貫尚有五百萬貫奉聖旨於內留四百萬貫養贍軍民只收一百萬貫良嗣又以第二項御筆二十萬之數許之兀室云二十萬之數尚不及前項之半要更西京如何了得再三辨論久之遂除下西京堅執如何不免以第三項御筆二萬綾絹數許之兀室又云燕地本出六百萬今只要一百萬已是恩義猶不相知却只

待折些銀絹更做盡艱難作两三番添展如便更添得來折當些小物必做難易不若都休更無商量請使副回去只依契丹舊與貴朝舊日兩地供輸人戶勾退涿易州見存兵馬若不退便將兵巡邊良嗣曰兩國繼好累年本朝自以兵馬不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兀室曰不是本朝要斷絕自是貴朝惜物若相就作百萬便見當遂出國書草本細計物帛錢數本待斷絕恐兩家不好據今來地盡在國書中若一一從得便好如不從更休來商量又出折當物帛數事內二等綾價謂上等每五貫中等二貫五百文閏羅四貫練絹一貫又出燕京地圖云招延州是渤海住坐本朝拘收外有居庸金坡兩閩貴朝占據古北松亭閩本奚家族帳自本國為主西京一節候大事了可以商量也入辭虜酋言為稅賦事不相合本要止絕數年踰海通好且欲相成就的確事節盡在盡書中一一從得便好也如不從得便領兵巡邊又云古北居庸本是奚地自合本朝占據今特將古北口與貴朝其松亭閩本朝屯戍更不可說着使人回為我語皇帝事當亟決使人亦疾回我欲二月十日巡邊死悞我良嗣云此去朝廷數千里今正月且盡安能莫若使人留雄州以書驛聞為便阿骨打許之

二十七日辛亥趙良嗣回至雄州即以所得回書附遞奏聞

金人國書

書云正月日大金皇帝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遠辱華函維繼形溫問因遽成於小補感特貺於慶儀載循計議之辭未悉聽從之諭致煩馳報莫示誠音自來越海計議收復燕京并所管州縣元是漢地漢民已曾允應若是夾攻則與又承回示若大金兵馬到西京本朝便自燕京并朔應等州兵進泊至遣兵攻下西京牒報代州不經依應直候契丹勢傾力敗方自涿易起兵與元約不同昨於奉聖州良嗣等來時國妃狀奏稱貴朝兵馬竊入燕京雖已殺盡幸願欵附金國尚不欲違約已報許與後國妃又申瀘海河南大破南軍雖追捉

數萬願為金國臣子重念如不自取慮失厥許遂遣重兵攻破居庸燕京并所管州縣並已斃降尋遣親見使副御名專報委細及差人就檢陣地僵屍甚衆俱是南人更有人暗知貴朝統制劉延慶已坐失律兼偽命林牙統軍查刺等已亦下稱國妃知當朝兵馬過關勾退鎮南軍馬待圖逆戰蓋因自來已破大軍別無警急及至相近不敢對敵因而遁去別不敗於南軍南軍亦不曾到燕京左右若是城中之人寔有相順無因盡殺入城軍士依此事跡足認貴朝兵馬不克夾攻特因自力所以拘收稅賦今承來書事非元約稅賦隨地戶民如何般運於理本難允應今特許每歲別交銀絹令良嗣

等前去定議向來燕城倘賴貴朝攻下無由更收稅色寔以自力收獲故也既因相許即委所司勘會據燕京管內每年收納隨色賦稅共迭五六百萬貫乃命宣諭國信使副於內只收合直一百萬貫物貨回奏良嗣等稱奉御筆且許銀五萬兩絹五萬疋如不允應便添十萬仍議西京在內更或不許西京別作一段猶不允從添綾二萬八二十萬數更或不允綾在二十萬數外以上別不奉到宣旨不敢自尊愿遣使人賫書計議據年前合交銀絹數內先已將到二十萬疋兩尋委舊曾交割官員檢辦收領緣稱絹貨下弱不並前來今請依與契丹一般者交送據平涼等州不在許與之限已曾

書報倘廣務侵求難終信義無煩理會况平州已為邊鎮所有禮協虜投過民戶別諭良嗣等省會去訖所據今歲代稅合要物帛絲綿諸翻番色數並依中等價值別有劄目如可依從即請一就起般年前并今歲合交銀絹依契丹數目送至燕京用賞軍人外據代稅絲帛諸物定於今年十月交割內絲綿並須燕京土產外自今歲已後常平合交代稅絲綿等物依見去劄數并前來歲交割銀絹依准舊例分破伍番般送平州路界首交付及示盟誓凡百事節皆遵此約長世不違貴憑同盟所有疆封可自燕京所管州縣地分與平州界至其間畫立其賀正信使彼此各請預先一日到闕生辰人使

以十月三日受禮依上到來外賀朝生辰並依舊來契丹發  
行月日到闕仍於穩便處所起置榷場所有燕京并隨州縣  
民戶不少若計議不見定一自難安撫苟失今年播殖將來  
任係何處卒難拯濟如或難以准隨請各只依契丹體例施  
行仍速勾退過界兵馬候當春始善祝多祺有少禮物具諸  
別幅令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趙良嗣回專奉書陳達兼  
謝不宣謹白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四  
政宣上帙十四

起宣和五年二月一日  
乙酉盡二十八日壬子

二月一日乙酉朔金人遣趙良嗣過瀘海河即焚橋梁次舍

茹齋自叙曰先是正月初八日以使事出京未朝見間李靖  
先索國書并御前劄目副本去次日阿骨打委兀室楊璞到  
館屏去左右議事兀室云割還燕地誨好事主上已許難為  
爽信前日龍圖侍郎良嗣武仲到來所以論課利賦稅今貴  
朝御筆歲添十萬疋兩無一大縣之數豈能成合良嗣等相  
與言海上所議盡還燕民燕地是以歲輸舊與契丹銀絹今

貴朝已將平梁營三州更不在議又要起燕京職官富戶民  
工匠而本朝歲又添十萬疋兩亦非少也兀室等復云元初  
海上之約燕地人民合歸南朝應燕中客人合歸北朝兩下  
進兵夾攻契丹即軍馬不得過關蓋欲南朝乘本朝兵勢就  
近自取今貴朝不能自取直候本國取了與去使貴朝生享  
地土之利有何不便兼課程賦稅出在地土非動貴朝物何  
苦吝惜元約燕地客人合歸北朝如郭藥師常勝軍都是燕  
北人藥師亦是鉄州人恐貴朝要此常勝軍使喚故不欲請  
所以將些小職官相對若貴朝不欲發只遣郭藥師等軍還  
鄉亦得如平梁營三州本不屬燕京所管非奉聖州已許事

不須道也

初良嗣武仲御筆三紙一添十萬疋兩其二各添五萬疋兩

良嗣折難久之兀

室等語言益剛良嗣遂併出御札二紙具道至上聖意欲得

相就和好也兀室俱有喜色云只今便去進呈至晚李靖來

云御筆皇帝見了與諸郎君商量亦不多也次日兀室云夜

來收得貴朝流星馬文字却是與龍圖宣贊者何故便改燕

京作燕山府皇帝已議定更不須理會課程賦稅多寡但只

要貴朝除與契丹歲幣外每歲添一百萬貫並依估定價折作

綾錦羅紬木綿錦隔織綿木綿絲織竹香茶葉材細果等物已具目

子如貴朝輒有分毫議減即更不成和好議者謂祖宗雖狗

契丹歲輸五十萬之數然後置榷場與之為市以我不急易

三朝北盟會編卷十四  
二  
彼所珍歲相乘除所失無幾今悉以物帛價充榷場之法壞  
矣兼涿易州并常勝軍並舊屬契丹燕京所管自合歸還且  
請貴朝軍馬退那出城皇帝已約日親去巡邊良嗣等以理  
折對兀室云事已決定更無移改請使副安排來日朝見即  
便朝辭本朝更不差回使也次日就營朝辭是日已立契丹  
納跋行帳前列契丹舊閣門官吏皆具朝服引唱舞蹈大作  
朝見儀禮每入帳門謂之上殿阿骨打云我已言定歲添一  
百萬貫一字不依更休來商量便請發常勝軍來及出涿易  
州兵馬後來別講通和禮數我欲二月初十日巡邊使人疾  
去應期復來不得礙我舉軍良嗣云此去京師三十程正月

已終何以往返臣等欲只至雄州入遞繳奏等候回降却來  
庶可相及阿骨打從允次晚南還到雄州作語錄入遞待報  
時女真既得契丹故大臣皆言南朝自來畏怯又見劉延慶  
敗走左企弓嘗上阿骨打詩云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  
一寸金故有敗盟之意然自南使過瀘海河即熱橋梁僕謂  
良嗣曰今天祚復據西京張覺據平州女真方護送燕京所  
得財貨歸國其廣邀歲幣聲言巡邊皆所以款懼朝廷而自  
防也良嗣云虜人自用兵未嘗敗衄何自防之有僕曰兵家  
當怯守猛戰今女真兵少力分見處危道安得不自防故以  
巡邊意迫試朝廷之應如僕前日所論徐制女真三策比見

三朝北盟會編 卷十四 三  
形勢正當用之乞名使副或止令御名赴闕稟議欲申尚書  
省經撫房修寫了申狀呈童貫乞發速貫云主上必不較此  
物色但得事了早班師為上從後來教他別人手裏理會不  
肯發赴越十日速到國書並從之

六日庚寅御前金字牌速到國書及御筆處分許代稅錢一百  
萬貫并銀絹等令再往求西京

### 朝廷國書

書云二月一日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闕下專使云還  
置郵遠逮嗣沐華絨之悉具知雅意之詳惟交隣國者當善  
初終而守邦國者務御名信義既早通於契好宜曲徇於來

棕所言代稅物貨并事目所載色數價直交割月日處所與盡  
畫立界至遣使賀正旦生辰及置榷場事並如來書所諭其  
年前依契丹舊交銀絹已指揮宣撫司津送前去今歲銀絹  
已令自京起發候到依契丹舊交月日交割誓書亦如來示  
候交割燕地訖諮聞本朝緣與貴朝通好天下所知前後計  
議每務曲從貴朝所欲以成交契誠意之厚諒能深察所有  
西京管下郡縣非務廣土以日近邊報契丹昏主數領兵馬  
出沒本朝當議就便計度力圖備禦為彼此之利茂履春祺  
順膺介福今遣趙良嗣等自雄州復回速中專奉書陳達不  
宣謹白



三朝北盟會編 卷十四 四  
九日癸巳趙良嗣等至大金軍前金人要取西京軍兵賞設復  
遣寧朮割持書來

燕雲奉使錄曰趙良嗣得御筆山後事力爭如不可爭別作  
一段商議十一日見虜酋遣兀室提魯二人至所館議事良  
嗣曰本朝皇帝大度一言許盡今平州又不肯商量惟有西  
京一道許了又語兀室曰貴朝所須不貲本朝一無所吝惟  
西京早與庶人情無虧武仲亦曰來時主上丁寧極苗意兀  
室去再來云得聖旨將西京地土與貴朝所有人戶本國收  
係良嗣對以西京州城已蒙見許既是與了地土豈有不與  
人戶之理如只得空地都無人戶怎生做得况兵亂之後

所在殘破些小人戶一通許了甚好兀室云我國裏軍人廝  
殺八九年受了苦辛不少方得西京已是將西京地土與了  
貴朝本國只要人戶有何不可便如西京地土兩家分割一  
般我亦合得一半對以兩朝既是通好如一家已許了地土  
乃是信義人情却不與人戶寔不廟諱全何似把人民一齊  
許了做箇人情也是廟諱備兀室云與了地更要人戶却待  
着箇甚麼道理如何商量大抵地土重於人民地土已許了  
更和人民要更別無耐荅更無致謝怎生了得因約同見粘  
罕粘罕云西京地土亦是不少已與地土又要人民更道本  
國貪財莫不相應麼且如西京地土都是兩朝皇帝相重據

理貴朝皇帝更添物金國皇帝道不須添物乃是好事或金國皇帝道便與西京更不要一物貴國皇帝却道須添些物乃是相順使副只言道百萬之物已多也更添不得便着多少銀絹怎生買地得土兼契丹舊銀絹也不當人情大抵契丹水土一齊都得豈有不得銀絹底道理馬御名言即君門豈不知契丹銀絹從初廝殺了數年後因講和方才與了三十萬後來又因河西家兵契丹說諭得教稱臣而又添了二十萬粘罕且笑且言貴國與契丹家廝殺多年直俟迭不得方與銀絹莫且自家門如今把這事放着一邊廝殺則箇待你敗時多與銀絹我敗時都不要一兩一疋不知如何良嗣諭

以馬宣贊之意無他蓋以謂本朝與契丹曾廝殺後來講和未若自家兩朝本無相爭便通交好萬世所無乃是好事兀室云如此道則是粘罕兀室遂起引良嗣等望虜酋所居傳言云百察軍人等都不肯許兩京惟是皇帝要與貴朝永遠交好特許西京地土并民戶更不欲逐年要物只是軍人廝殺奪得西京不易請特與箇賞設數目多少又傳虜酋之言信誓事須要便了此所係萬年永遠須是各說得重則好又問交割期日却云為立誓書事大兼王事已定待差一個曉近上底官人忒只候來則便交割

芴齋自叙曰僕復至燕京兀室等云皇帝甚喜大事已定止

是商量交往禮數也僕竊語良嗣便可理會山後良嗣不欲曰此事閑慢僕曰御筆令力爭奈何良嗣徐語兀室云貴朝所須本朝一從了却有山後西京地土人民並係舊漢地今燕京已了若將西京一同割還乃是契義兀室云西京路前時奉聖州時曾許龍圖言不要後來所以只言燕京事今更不須再言也僕曰山後故地自海上理會使人豈敢言不要但每言燕地則西京在中矣兼貴朝已許本朝收取今燕京既已割還西京却在西南貴朝去遠却如何占守或聞欲與別家何若併還南朝使得故地亦見交懽誠意良嗣等怒僕不合理會山後必致壞却山前僕答山前後相為表裏關

一則不可守兼御筆令力爭豈可不盡心理會兀室三日不至良嗣倉皇云其本不欲理會西京事公必欲為言必連山前事壞了僕曰御筆令力爭安得不言良嗣曰但歸日語錄中載力爭之言數段足矣僕曰臣事君以忠何可偽也良嗣曰兀室三日不來此必生變適欲呼李靖令勿議侍郎言且更請公面議之僕曰賴侍郎令呼其來若龍圖一面與李靖畫斷即他日御史臺公事有所在矣良嗣驚窘云其意甚了燕山事節吾曹成功恐因山後壞却宣贊何苦相戾僕曰不然吾曹苟能為朝廷得全燕之地畫復五關止出契丹歲賜使國家幅頓萬里因機借勢控制強虜弭久遠表去裏單之

患則粗可言功今既不得平涼營三州又失榆松亭二關每  
 歲別增一百萬緡耗竭中國當自此始又復不要山後則燕  
 人志向不一爭端在即禍釁巨量尚何自謂功耶良嗣云縱  
 使虜人見許必復邀爭歲賜朝廷之力已竭如何可出僕曰  
 龍圖通臣也畫此利害使朝廷罷浮費不急之用以為守邊  
 之資則有餘矣公見西邊爭占形勢雖一城一堡必力戰取  
 之繕築之功在所不計蓋要塞必爭之城期於必得而後已  
 僕料虜人之意西京在其西南數千里彼必不能守將必歸  
 我姑少遲之良嗣云縱使虜人見還公觀今日朝廷事勢如  
 何守得僕曰得而棄之此在上意良嗣方憂撓間兀室揚璞

至云西京地土據諸節君與臣下議言當初得西京時攻圍  
 四十日軍人死傷無數不易得來不若與河西家却瞧得進  
 奉唯是皇帝言趙皇大度我要歲添一百萬貫物色一字不  
 違千年萬歲却是多少今却覓西京如何違得兼我在奉聖  
 州時心上許了不若與去共他大朝交惟也勝似與河西家  
 謂夏國也然其間人戶却待起遣將去良嗣相與辨之兀室  
 云此事亦得皇帝處分民土盡割還貴朝只却要此答荷僕  
 答若貴朝應副西京民土朝廷豈無相謝禮數兀室曰此中  
 亦遣使人須當道破只得一年之數賞此軍人使是禮教了  
 也差大使銀朱孛堇寧木副使耶律松慶刺等持誓書等越

寧木與朱孛堇同

三朝北盟會編 卷十四

兩日同發至闕

金人國書

書云使軺荐屆榮訊迭承既增歲幣之優深悉善隣之意俟成誓約永保惟和來書云所言代稅物貨并事目所載色數價直交割月日處所與畫定界至遣使賀正旦生辰及置榷場事並如來示所諭備詳美意外今年合交銀絹候到依契丹舊交月日特異恩元書理合一就重念春農般運不易曲從來意其銀絹似前來與契丹物色一般者交送所有燕城候各立盟誓然後交割今立誓草付國信使副到請依草著誓至日當議復盟春肆在中興膺多福今差勃革寧朮割度刺

克國信使副撒盧母克計議使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事目

昨者趙良嗣到上京軍前計議五代以後陷入契丹舊漢地州縣特許燕京再差馬政更議西京回書只請就便計度收復尋為不能收復致本朝收了又差良嗣等來議稱燕西南京已曾計議為西京不在許限不經許與亦許燕京所轄六州來書云其西京別作一段今來又令良嗣等計議西京一就收復雖貴朝不經夾攻而念兩朝通和寔同一家必務交權篤於往日特許與西京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媯等州并

地土民戶其已西并北一帶接連山後及州縣地土不在許與之限據所許民戶土地甚多自來攻伐撫慰將帥士卒難若不少今來無別再索經畧請差人交割其諸事理已宣諭良嗣等太訖來書稱契丹出沒令差人押領大軍往彼幸踏地里交割發行月日已諭使人省會所有盟誓候交割了日議定

誓草

大金大聖皇帝創興併有遼國遣使計議五代已後陷入契丹燕地幸感好意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戶民緣為遼國尚為大金所有以自來交與契丹銀二十萬

兩絹三十萬疋并燕京每年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美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直物色常年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人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諜誘擾邊人若盜賊并贓捉敗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贓罰賊雖不獲蹤跡到處便勒苗償若有暴盜或因別故合舉兵衆須得聞報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至如將來殊方異域使人往來無得禁阻所有久通懽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監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頽危

燕京管下州縣所出物色

三朝正史會編  
十  
勘會到在京三司制置司各管隨院務課程錢及折糞所轄  
戶人輸納稅色依約見直市價做錢共五百四十九萬二千  
九百六貫八百文課程錢一百二十萬八千四百十六貫稅  
物錢四百二十八萬四千八百六十貫八百文三司計四百  
九十一萬三千一百一十貫文內有房錢諸雜錢一百一十  
五萬八千七百九十八貫文是院務課程錢推永兩監院合  
煎鹽二十二萬碩合賣錢三十九萬貫文諸院務合辦賣隨  
色課程錢四十三萬三千二百一十二貫文三百七十五萬  
四千四百二十二貫是人戶稅租正錢制置司計五十七萬  
九千六百八十七貫八百文四萬九千二百四十八貫是課

程錢五十三萬四百三十八貫八百文官民稅錢天輔七年

二月日

粘罕兀室指示地圖自寧邊州以西橫斜至京之北德州之  
南及天德雲內州云此地分待與河西家又以西京地圖指  
示且言天德雲內德州及龍門望雲兩縣要做夏國往來道  
路又言將來龍平州松亭關及望雲縣踈化州要處做權場  
良嗣遂行

十一日乙未尚書左丞王安中除少保靜難軍節度使河北燕  
山府路宣撫使判燕山府資政殿學士詹度為燕山府安撫使  
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种師中充副都總管安中等至雄

州大金議猶未決

童貫蔡攸將交割燕山有日朝廷因委之選命諸州守臣王黼自以為功多改易縣名以張得意乃遷蔡攸少師守燕山制有之曰王師順天地之動無戰而有征幽都望雲霓之蘇克奔而弗逐降書踵至捷奏日聞鼓鼙貅百萬之威勢如破竹收山溪九郡之險易若振枯槁來塗炭之傷咸襲衣冠之盛氣震鴈門之北令行沙漠之陬建社稷不朽之圖決宗祖未宣之憤寔資妙策迄建殊庸攸深不欲在外且力辭仍以嘔血告上令荐自代者乃舉王安中安中河朔人必知北方事黼亦以安中獨相協和因用國初得蜀故事自左丞除節

度使宣撫河北燕山安中之行上悉出內府金玉器至于餅爐硯几之屬畢備使至燕鋪陳於州寢以誇大夷狄禮遇之隆一時殊絕黼獨祖道贈以詩且約跡而相之也

二十八日壬子金人國信使副勃堇寧未割耶律度刺計議使撒盧母持誓書草來著誓并求軍卒取西京賞賜

燕雲奉使錄曰趙良嗣辭訖虜酋遣高慶裔來諭以寧未割係是近上大臣知國事見充西路都統兼殺敗夏國到貴朝莫似尋常使人一般請便依契丹舊例相待至於商量事節便可以一面與決兼盟誓務在長久便請依草著誓又令曰海上累年交好自古所無或欲做兄弟或欲做叔姪或欲為



知友寧朮割路中云此行良遽恐不得知契丹舊禮只得個  
花宴甚好寧朮割自稱都統知軍國事度刺自稱諫議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五  
政宣上帙十五

起宣和五年三月一日  
甲寅盡十四日丁酉

三月一日甲寅朔金人寧朮割等至館五日入見於崇政殿  
燕雲奉使錄曰五日寧朮割等上殿遣黃珣傳旨卿等離軍  
前日大金皇帝安樂否累年計議事一切了絕信誓已定共  
享太平乃是永遠莫是寧朮割奏言來時本國皇帝令奏知  
大宋皇帝計議底公事已了也不要別做則好上復令珣諭  
旨朝廷大信既定豈有變更令依例詣宰臣王黼賜第計議  
出國書并誓書草讀示至西京地界事黼諭寧朮割此非務

三章十皇存錄  
一  
務廣土地本為邊州及天德雲內地分若不屯守防托夏人  
定來出沒要當以河為界寧朮割辭以不知又讀至所示誓  
草云五字寧朮割等乞不用又云已許了西京要綠磬二千  
拷撓又言士卒取西京勞甚乞一個賞賜黼皆許之又言今  
後通好不知或為兄弟或為叔姪或為知友黼諭以敵國往  
來只用知友之禮上以寧朮割屢乞花宴詔特頒春宴上屢  
遣黃珣問勞詔寧朮割就辭於集英殿寧朮割等辭訖跪奏  
設賞金帛物數上遣黃珣諭以二十萬寧朮割等猶以為數  
少再三乞增加上不許遂行  
節齋自叙曰三月旦使人至館初五日朝見使人退上殿奏

事上問金人何故要添許多歲物及起燕京人民良嗣對以  
女真性貪暴惟利是從他不卹也御名奏本朝兵威不立故  
也武仲云賴陛下聖德阿骨打心服不爾邊患豈易量耶上  
云女真貪暴殘賊民物雖黃巢不是過也豈能久耶然彼既  
入關先據燕朕恐為後患故不惜歲增百萬緡以啗之且解  
目前之變今既同山後許還亦是見其跡意斯亦卿等之力  
良嗣曰計議山後馬御名力最多上云聞馬御名頗知書良  
嗣曰馬御名係武舉僕奏臣係嘉王榜塵忝久被陛下教育  
上云若非知書安能專對是晚奉御筆馬御名特除武翼大  
夫忠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

三朝正史卷之五  
二  
詔吏部侍郎盧益假工部尚書及趙良嗣為奉使大金國信使  
持誓書著誓并議交割燕山雲中月日

芻菴自叙曰是時再遣使燕往議交割燕山雲中月日未行  
往見樞密鄭居中鄭問守山後之道僕曰朝廷欲如何為守  
鄭云見諸公議欲用彼土豪傑使世守之僕答山後自漢築  
雲中朔武等郡以弱匈奴孝文時任魏尚守之匈奴不敢犯  
邊今與山前山後為表裏乃邊防要害之地倘土民有力猶  
不可使之守况自金人蹂藉之後燒掠殆盡富豪散亡苟延  
殘喘契丹至則順契丹夏國至則順夏國金人至則順金人  
王師至則順王師但營免殺戮而已安能守耶鄭云如此當

用多少軍馬則可僕曰惟多益善苟恐費大亦須三萬人萬  
人屯雲中餘分戍要害之地擇賢能將帥委之朝廷損浮費  
之資移以應副三五年人心樂業則邊防就緒矣鄭又問雲  
中帥張孝純僕曰孝純久帥太原通曉山後血脉更以二統  
兵官輔之則可矣鄭皆然之

### 朝廷國書

書云三月日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大聖皇帝闕下華絨荐  
至契好增勤爰馳預政之臣共著約神之誓惟兩朝弔民伐  
罪之舉振古所無而萬世誨信修睦之誠自今伊始用堅盟  
載永洽隣懼來書云燕城候各立盟誓然後交割今立誓草

三章十頁存續  
三  
付國信使副到請依草著誓至日當議復盟銀絹請似前來  
與契丹物色一般者交送並如來諭順履融和茂迎祉福今  
差大中大夫試工部尚書盧益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趙  
良嗣充國信使閣門宣贊舍人馬御名充國信副使有少禮  
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十八日辛未趙良嗣等至燕山金人遣韶瓦郎君高慶裔來問  
難摘指誓書字畫邀取逃去職官戶口等事

燕雲奉使錄曰趙良嗣至涿州韶瓦郎君及高慶裔來傳乃  
首言意指摘誓草云五字不當用及常年二字及除去後面  
疊道五句便令退換誓書更為所取人口未足未許過界良

嗣等以其意附遞奏聞復於通中付下御前降下改定誓書  
并誓草進至燕差李靖劉嗣卿充館伴至寨門執笏捧國書  
入至國主帳前面北立閣門官傳國書入引至帳內跪奏問  
大金皇帝聖躬及謝差使拜起復跪問南朝皇帝聖躬萬福  
奏訖拜起復位引出帳南面西立有閣門官贊唱云大宋國  
信使試工部尚書盧益等朝見又一閣門官引某等面北立  
先五拜縉笏舞蹈不離位奏聖躬萬福又兩拜閣門官引益  
少進躬身致詞復位又五拜舞蹈如前遣使問某等遠來不  
易又五拜舞蹈如前遂引出所賫禮物金器等自西而東於國  
主面前過却引出第二重門外面北立閣門官稱有制令先

兩拜起再云賜卿等對衣金帶跪授訖拜起閣門官引復入  
依前面立北閣門官云謝恩又五拜舞蹈又云賜卿等茶酒  
又五拜舞蹈閣門官引趨帳西浮幕下少立一衣紫繫犀帶  
者認是漢兒宰相左企弓國主前拜跪進酒做學上壽儀國  
主飲訖令在位者皆拜遂各就座閣門官又引起稱傳宣勸  
酒令措筯飲至盡又兩拜就座自此每盞並係漢兒宰相及  
左右親近即君跪進又將國主自食者飲食分賜至第四盞  
宣勸如前五盞訖樂官以下共賜絹四百二十疋再引帳前  
面北立閣門官云謝宴又五拜舞蹈引出上馬同館伴還安  
下處三節人從各七事衣銀十兩訖傳問誓書中常年每年

禮疊及催取戶口對以誓書並係昨來將去誓草改定即無增  
減所有合要戶口宣撫司見行跟促才獲時即發遣過來楊  
璞高慶裔來傳粘罕指揮斤字畫惹筆提拔不謹對以自來  
國書止是司分人修寫拘於体例自無惹筆今係主上親寫要  
要見交待大國厚意益等諭以上親御翰墨示尊崇大國之  
意慶裔云誓書有不提空并惹筆須着換對以此誓書元在  
闕下為使人陳乞已換了兩次到涿州又換了一次敵國往  
來豈有此理慶裔云誓書要傳萬世親寫故知是厚意兩國  
相重書狀往還寫得真楷是厚意唯復寫得惹筆是厚意又  
云誓書字札且休如誓書中所載兩界迯人彼此無令停止

今來所取戶口只推道不見不肯發來豈不是違誓許大夫  
 猶是不怕更要誓書則甚且如近有燕京職官趙溫訊李處  
 能王碩儒韓昉越境來南張軫帶了本朝銀牌走過南界須  
 先以見還是數人皆契丹所指名故金人必索之良嗣欲諭  
 宣撫司遣行天盧益馬御名曰不可諸人聞已達京師若悉還  
 之不惟失燕人心且彼必見衙盡告吾國虛寔所係非細况  
 今已四月虜亦難留何慮不交柰何隨所索即與之彼得一  
 詢十何時已耶然終以人口未足移文往來事辨論久之未決  
 盧益力爭不可兀室云兩朝誓書中不納叛亡今貴朝已違  
 誓矣益答曰且勿言諸人未嘗有至南朝者借使有之在立

誓後耶立誓前耶五六年計議大事已定本朝所有並已依  
 從應付副如此小人口豈肯吝惜只是有變更姓名或在遠地  
 或聞得跟取因而逃竄或藏匿山谷或走過山西如此之類  
 如何決要取足兀室云且如遠者盡是契丹奴婢且道不知  
 姓名道尋不見如知名人郭藥師董虎兒兩個莫道不見只  
 將此二人來折當馬御名答以郭藥師董虎兒係是契丹時  
 投降過來即干貴朝甚事若如此說即數十年前事豈可套  
 在誓書中有甚涯際及交燕月日兀室云只為所取戶口未  
 足即無交割月日良嗣對以本朝自來每事相就無不由盡  
 至誠然貴朝每一番來一事未了又生一事此當以大事為

念不可以細故相妨兩朝所係利害甚重况兩日只是理會  
誓書一事若今且把復盟了當些小人口足可商量且如向日自  
海外計議雖未立誓天地神明寔已臨察宜各存信義本朝  
並無事未盡兩朝敵國義均一體更宜思之兀室與楊璞等  
起立云有聖旨朕以天地眷佑併有遼國所有涿易並屬燕  
地若戶口不盡數發來便請勾回涿易人馬朕欲將軍馬前  
去巡邊恐兩軍相見不測生事便令使副朝辭往宣撫司取  
人良嗣云未議之事有五一回荅誓書二交燕日分三符家  
口立界四山西進軍日時五西京西北軍未定兼費軍銀絹  
二十萬在涿州未交安得便辭所有寧邊州至天德雲內一

帶是舊漢地兼有黃河限隔不知貴朝欲待自守惟復待與  
夏國若自守時與貴朝為隣甚無害若是夏國時恐西人出  
沒常為邊患兼符家口係屬南界有新倉永濟兩鹽場在內  
朝廷歲增百萬貫正為此鹽場在其中莫須改正兀室云我  
以山西全境與汝豈不能易此尺寸地耶良嗣不能荅楊璞  
來云適來三相公謂粘罕再奏已差下撒母楊天壽同龍圖去  
不須尚書宣贊行良嗣遂行

四月二日乙酉金國遣撒母楊天壽同趙良嗣赴宣撫司取未  
及人宣撫司以趙溫訊與之

良嗣同撒母等往雄州取戶口途次撒母等曰兩國議如許

大事已十八九成止為人口毫末良嗣云若張軫趙訊溫韓  
 昉等果到本朝良嗣必知之今寔不聞柰何楊璞暗以微意  
 見喻若只得一兩個緊人來便了得良嗣既到宣撫司亦以  
 璞言之故自以為若得一二要人如溫訊之徒可以必了然  
 宣撫司頗難之蓋恐已送溫訊愈更滋蔓終未得結絕臣思  
 度金國如得溫訊乃可以畢事再三言宣撫司乞差人去取  
 趙溫訊初五日趙溫訊來長跪求免良嗣諭溫訊云本朝固  
 不欲遣諫議過太謂溫訊然金國必欲因此尋兵大丈夫死生  
 皆有道生亦為民死亦為民借諫議一身以解兩國之兵為  
 利亦不淺相顧感泣遂以溫訊付之

茆齋自叙曰僕至涿州阿骨打止南使而呼銀朱李董等先  
 踈僕與益等留涿州十日俟宣撫司發到賞軍銀絹三十萬  
 疋兩方發至燕京兀室楊璞云計議事已定但日近有燕京  
 界職官趙溫訊李處能王碩儒韓昉等逃去南界請先遣回  
 然後可議交割月日差撒盧母同趙良嗣往雄州宣撫司取  
 人經七日縛趙溫訊回粘罕釋縛赦罪復以溫言撫之  
 七日庚寅金人既得趙溫訊遂交賞軍銀絹并定交割燕山日  
 再遣使持書來借糧米十萬石并誓書來

兀室遣人將到秤一連云舊例交割銀五十兩五分者皆不  
 曾受錢分謂直到五十一兩方受今來此秤係五十一兩却大



一兩貴朝秤却只五十兩莫若別造一連五十兩五分秤將五分作錢耗五分作潤官如何某等答以凡度量權衡皆係朝廷所定頒之四方豈敢私造况此銀絹係朝廷特賞貴朝軍兵非歲賜之物莫且依平交割朝辭國主云卿等疎去傳語皇帝時執善保聖體如今軍兵兩處屯駐討伐夔離不并天祚與你家勾當疆土欲借米糧十萬石般送至檀州疎化兩處且不要疑慮早些教來已專差使人對以今夏道路難行國主云此一遭方始是往來禮足兼誓書事大要結千萬年交好禮數專遣使去因問交割燕京日分却云十一日先令交割底官員過來其軍兵只於瀘海河南下寨更待等幾

日得我指揮使便焜過河來又諭某等好去好候到闕日傳語大宋皇帝立誓已定各守信約永保萬世長如今日甚好遂行

十一日甲午盧益趙良嗣引伴金國使人楊璞持誓書來

書云累交禮聘

御名

誨世蘇復紆使傳之華克示載書之信

指以萬世祀昭然一言茲見繼好息民之心而得親仁善隣之

美義欲存於堅久事更具於宣陳據燕疆界至只依兩朝差

去人員同行檢視分割為定所云交西京邊界夾攻契丹皇差

帝事已遣近上官員押領大軍勒於今月十一日於彼應會

仍宣報撫司凡關夾攻事件須令與差去官員計議從長施行

其邊界亦依割定領受仍已諭使人却合有回謝禮數并報復文字送付差去軍下官員前次議取被掠并逃去人戶雖領宣撫司交付却只推延不肯早行發遣致是一未結絕必若邊官邀功違約展轉如上不切稟從寔關引惹紊亂有失將來久結惟好若是再取如此人口亦仰所司疾速發遣又以契丹國皇帝在陰山夔離不在奚部山谷已兩處廟諱當今取嶺北鴛鴦溲坐夏相度所謀雖同如或不泯後患地理咫尺特關貴國自餘分遣別路兵馬須是當朝供給只據收捕夔離不契丹皇帝兩路兵馬糧食合銷米十萬石宜早分取月日於檀州歸化州兩縣處分路搬送到即候回報敵炎

在候保晉是期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金人誓書

維天輔七年歲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亥大金皇帝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惟信與義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害昨以契丹國主失道民墜塗炭肆用興師事在誅吊貴國遣使航海計議若將來併有遼國願還幽燕故地當時曾有依允廼者親領兵至全燕一方不攻自下尚念姑欲御好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戶民與之如約今承來書緣為遼國尚為大金所有以自來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并燕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美

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直物色常年般送南京界首交割  
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每年并支碌碡二千拷梳兩  
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人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  
切間諜諜誘擾邊人若盜賊并贓捉敗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  
贓罰賊雖不獲蹤跡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或因別故合  
舉兵衆須待關報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兩朝界內  
地如舊不得遮堵道路至如將來殊方異域人使往復無得  
禁阻所貴久通懽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  
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本朝志欲協和萬邦大示誠信故與  
燕地兼同誓約苟或違之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

傾危如變渝在彼一准誓約不以所與為定專具披述不宣  
謹白

節齋自叙曰十一日朝辭阿骨打坐所得契丹納跋行帳前  
列契丹舊教坊樂工作花宴宰執左企弓以次搢笏捧觴為  
壽是時阿骨打形神已病矣願益等云南朝許大事你幾個  
使人商量了功績不小來日好去復差楊璞為聘使報許四  
月十四日交割燕山及山後幸踏地里交割南歸十三日達  
雄州宣撫司摘留僕隨逐入燕

十四日丁酉宣撫司差統制官姚仲平康隨前路交割地界  
姚平仲至金人要依元約將松亭榆關外民戶歸國數內索取

常勝軍郭藥師等八千餘戶元係遼東人也宣撫司以常勝軍先自蹂朝有功授官難以發遣點檢文字李宗振畫策或謂叅謀宇文虛中畫策曰若與燕人代之則不唯常勝軍得為我用又復燕民田產自可供養不煩國家應辦錢糧此一舉而兩得之申奏朝廷遂從其議請以燕人代之金人亦從之因而根括燕山府所管州縣百五十貫已上家業者得三萬餘戶盡數起發合境不勝殘擾獨涿易二州之民安業者良以先歸大宋也是時燕人重於遷徙有憚其行者說於粘罕曰燕山疆土本非大宋彼不能取而我取之桑麻果寔之所在形勢之地豈可與人金國方強盛天下莫不畏服粘罕

以為然遂白於阿骨打請以與涿易為界阿骨打曰我與大宋海上信誓已定不可失也待我死後由汝輩終如約交割

宣撫司差李嗣本提兵馬入燕

先是宣撫司差姚平仲康隨分疆域立烽燧回至是再差隨李嗣本入燕



理